

接觸雕塑60餘年，朱達誠一直徜徉在這片領域，同時不斷尋求突破，探索各種舒適圈以外的創作。1984年，為與家人團聚，42歲的他離開家鄉武漢，來港定居。對藝術的堅持與追求終於讓他在異鄉站穩腳跟——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像、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李小龍像、香港中文大學的「家」字行書雕塑等，都包含了他對作品的精雕細琢。「我始終認為，藝術家是應該對社會有所擔當的。」他說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朱達誠《李小龍頭像》，2002

扎根香港數十載 探求雕塑新面貌

朱達誠 空間美學的變奏



●朱達誠一直在探索各種舒適圈以外的創作。



●展覽展有朱達誠的焦墨畫作。



●朱達誠《家》，2011



●朱達誠《立志——孫中山(十七歲)》，2006/2023

香港中文大學(中大)善衡書院正舉行「熔鑄生命——朱達誠藝術作品展」，精選朱達誠自1980年至2024年間創作的多件作品，縱覽其豐富而深刻的藝術人生。展期直至10月5日。

朱達誠於1960年入讀湖北美術學院雕塑系。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扎實的基本功是美術學院的訓練重點。除此之外，閱讀或遊覽海外博物館等，也都可以引起他的創作共鳴，幫助他吸收、融合，同時轉變風格。

從人像行至文字

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，朱達誠受邀為中山紀念公園打造高五米的孫中山像，用時一年半，其間他一直高度集中。完工後的某天，他突然不適，於是便去醫院接受檢查，發現心血管已大面積堵塞，幸好得到及時治療。

後來，他又受邀為紀念公園打造其他主題雕塑，最後敲定「自由」「平等」「博愛」這三個詞。喜歡草書的他，請書法家朋友寫下這三個詞，為其中一組雕塑設計圖作參考。這是朱達誠文字雕塑的開始，也是其創作生涯的一個轉折點。

將平面書法轉為立體雕塑需要注意什麼？朱達誠表示，他曾與雕塑家、孫中山像的顧問文樓探討過這一問題。在他看來，紀念公園的這組文字雕塑從某些角度看是具象的，但從側面看就隱去了字形，只剩雕塑線條的抽象形態。對此，文樓說：「轉個面就是當代雕塑，要通過形來體會它的精神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形面前，都會有不同的感受。」這番話撫平了朱達誠心中對具象字形的執念，也讓他更加投入地進行文字雕塑的創作，亦打造出《家》《海》等作品。

他表示，不是每個字都能夠被轉為立體雕

塑，「有些字如果變成立體的，反而站不住。有些字必須跟其他字組合，才能站得穩。」中大善衡書院外高三米的「家」字雕塑，便是朱達誠的一個探索成果。

雕塑要求立體性觀察

早前，他曾攜一版「家」字雕塑參加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展覽。「開幕那天來了很多人，突然有朋友跟我說，有個媽媽帶着女兒在雕塑前看了很久，想找到創作者。」於是他前去與那對母女交談。「那個媽媽告訴我，女兒十幾歲，已經學了四年書法，她一走到這個『家』字前，就站住了。」原來女孩從沒想到平時接觸的平面書法還能如此立體，非常好奇這是如何實現的。「我就跟小女孩解釋，說雕塑就是和空間有關。不單是要看見這個字，前後、左右都要協調、平衡、和諧。後來她媽媽問我是否可以收藏這件作品，所以展覽結束後，我就把這件作品賣給她了。」

他表示，自己早年於學校學到的最關鍵的創作技巧，就是把握好空間關係。他指出，大多繪畫或設計專業的人較為習慣從輪廓下筆，雕塑專業的人則需要從自身近處拓展視野，「兩邊是向後推的，這是一種立體性的觀察。」

如今他看到任何文字，腦中都會浮現出一個空間化、立體化的架構，也會思考線條如何貫穿、文字能否站穩或得到極致展現等。「任何一點突破都沒那麼容易，慢慢摸索吧。」他說。

朱達誠也始終相信，一個藝術家應該對社會有所擔當。「社會上的很多主題，都值得藝術家去了解和表現……但是一個藝術家也應該探討藝術的本質……在空間和節律上進行探討。不管你怎麼表達，

它始終有生命，這樣就好。」



●朱達誠《歸去來兮》，2010



●朱達誠《女排五連冠》，1984

下鄉授藝 培養人才

大學畢業後，正值「文革」時期，朱達誠下鄉教農人做雕塑。他用五年時間提煉出一套短、平、快的教學方法，教授了超400人，學員遍及各年齡層。「當時黃陂縣文化館的館長很重視農民的美術教育。他有點美術基礎，所以經常辦培訓班，在農閒時教大家畫畫。後來他覺得自己水平有限，就去美院請老師來教，還託老師回來找搞雕塑的人去教。我就說我去。」

自那時起，他開始教大家製作頭像、人身、衣物、動物等，同時引導他們如何將泥捏到適合塑造的程度。「他們也知道哪裏的泥最好，挖來的都是紅泥，黏性相當高。」

在學會新技能後，大家開始藉作品表揚村裏的「好人好事」，打造出豬、棉花等極具鄉土氣息的雕塑，還會進行上色。

「有些公社的年輕人回去後，為了讓更多人看見，就把雕塑放在籃子裏，用擔子挑着去田頭開展覽，展覽結束後又挑回來。」這種將藝術與勞動人民相聯繫的現象，也引得許多報章前來採訪。後來學員們甚至攜泥塑作品參加了中國美術館的展覽。

這段經歷也讓朱達誠意識到，每個人都有藝術潛質，只是需要遇到合適的導師。他表示，那批人中的許多都成功入讀了中央美術學院、廣州美術學院、四川美術學院、湖北美術學院等。受「85新潮」影響，不少人都脫離了舊式眼光，成為引領當代潮流的人物，包括湖北美術館原館長傅中望等。

薄如蟬翼 輕若雲煙 德化白瓷空降深圳

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德化白瓷，既講述着海上絲綢之路的傳奇故事，也展現着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。即日起至7月9日，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遊體育局、福建省德化縣陶瓷發展委員會指導，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、德化縣陶瓷辦主辦的「非·常白——『中國白·德化瓷』美學大展」在關山月美術館向觀眾開放。

是次展覽共展出古代德化白瓷30件套、現當代藝術精品190件套，涵蓋瓷塑、茶器、文房、禮器、日用瓷及當代創新作品。78位當代陶瓷藝術家聯袂參展，全面展現德化白瓷從歷史傳承到當代突破的

完整脈絡。關山月美術館館長陳俊宇表示，展覽打破傳統器物陳列模式，構建「非常·道」「非常·形」「非常·器」三個篇章。

「非常·道」帶領觀眾穿越德化陶瓷千年歷史，從夏商原始青瓷、唐宋青白瓷，到明代「象牙白」「葱根白」「孩兒紅」等經典釉色，再到「泰興號」「南海一號」沉船出水故事、古窯址考古實證，還原德化瓷沿海上絲綢路遠銷海外的輝煌歷程。其中，陳明良、林建勝、李璋高分別帶來大型瓷塑《孔子》《老子》《阿彌陀佛》像，以「中國白」

的純粹質感承載中華思想精髓。

「非常·形」聚焦德化白瓷「薄如紙、透如鏡、潤如玉」的技藝，呈現何朝宗一脈傳承的瓷絕絕技，以及當代匠人創新研發的高韌薄胎瓷技藝。

連德理的《神話》以電影《神話》中的玉漱公主為原型，將瓷衣厚度精準控制在0.2毫米。這一技藝突破傳統瓷厚重質感，實現「瓷如輕紗」的視覺奇跡，彰顯當代匠人承古創新的卓越智慧。

蘇獻忠的《紙》以堅硬白瓷模擬柔軟輕薄的紙張，層層疊疊、井然有序，將瓷土「堅硬與柔軟」的反差美感發揮到極致，是當代德化瓷藝術從「實用器物」向「觀念藝術」跨越的代表之作。

許瑞峰的《源》以白瓷飄帶表達乾坤交融，生生不息。獨特技藝傳承其父許興泰，讓我們得以窺見德化瓷塑技藝的家族傳承脈絡。

「非常·器」回歸器物本真與生活美學，從仿古禮器、文房八寶、禪意茶器，到國宴用瓷、國禮級作品，再到融入現代設計的日用瓷與文創產品，詮釋《道德經》「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」的哲學智慧。

展覽以專廳陳列連紫華、許瑞峰、蘭全盛、鄭建冰、莊曉陽等多位當代大師創作的《觀音》系列，輔以數字山水藝術作品及禪意聲效，打造沉浸式藝術空間。其中鄭建冰的《渡海觀音珠峰款》曾榮獲國家級工藝美術金獎，更曾隨登山愛好者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。

陳仁海的《世博和鼎》以「和」為核心，融合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大神獸浮雕，橄欖葉與平鵝紋飾象徵世界和平，鼎內手工捏塑百朵瓷花競



●連德理《神話》

相綻放，集浮雕、透雕、捏塑等多種工藝於一體，歷經嚴苛高溫燒製而成。

福建省德化縣委書記方俊欽受訪時表示，希望以展覽為紐帶，讓更多人讀懂德化白瓷「白如凝脂、溫潤如玉」的獨特質感，感受「以器載道、以德化人」的文化內涵。他同時希望今年有機會把德化白瓷帶到香港展覽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



●許多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前來觀展。